

父亲的讲述方式是一致的，就像一次充满时空跳跃的旅行。”当泰迪·罗宾演唱的主题曲《这是爱》响起，“这是爱，似骤来，他朝怕骤然失去”的字句，闻之令人心碎。

翁子光说：《爸爸》是对自己创作的一次重要“回应”。好友许冠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翁子光的成名作《踏血寻梅》最大的问题是“会让你觉得人生没有希望，反而死是无所谓的”。“所以我拍《爸爸》的时候完全反过来。”这一次，他要在深渊的裂缝里，寻找哪怕一丝微光。

电影的结尾，父亲去监狱探望儿子，两人的手被厚厚的玻璃隔开无法触碰。但在玻璃的倒影里，他们的手却叠在了一起。“我相信即使我没有拍出来，观众也能看得出，这位父亲一度是想过要结束自己生命的。但最终他在承受了所有不可承受的苦难之后，依然选择继续活下去、继续去爱儿子。”

他的电影有社会派的笔触

翁子光的电影总有一种强烈的思辨色彩，这与他影评人的出身密不可分。在拿起导筒前，他曾以辛辣的笔触在媒体上挥斥方遒。

他喜欢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、库切的书，欣赏那种既能深入个体内心，又能抽身审视宏大环境的视角。这种喜好对他自己的电影创作，也形成了深刻的影响。



电影《爸爸》海报。

从编导《踏血寻梅》，到为《正义回廊》担任监制，编导《爸爸》，再到为今年参与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竞逐的《纸盒藏迷》担任监制——翁子光的创作谱系上，已经有4部根据真实罪案改编的电影。他坦言，对罪案的偏好来自推理小说，他是一个社会派推理爱好者，从小就看松本清张等作家的作品。

“不只是追问‘凶手是谁’，还有‘悲剧为何发生’。”在翁子光看来，罪案带来的极端环境，会将人性中平日里隐藏起来的東西暴露于日光下。

他对电影的“当代性”有着自己的坚持。“我发现我是少数的会在这方面努力的导演。”他说，“如果我有这方面的观察，也有这方面的触角，而不去用它的话……那就真的没有人做了。”正是因此，他的镜头始终对准香港的现实——即便拍的是回望历史上“四大探长”

题材的《风再起时》，他想探讨的依然是这座城市的命运与当下情绪的关联。

昔日，《踏血寻梅》曾让郭富城、春夏分别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，也让配角白只和金燕玲分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女配角奖。而今，《爸爸》又让刘青云斩获了一座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杯。

“我是一个很倚重演员的导演。”尽管身兼编剧与导演多职、在剧作和影像风格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，翁子光却认为，好演员对他的帮助非常大，“演员就像是一支球队的前锋，而剧组其他人像是边锋、后卫，都是在打辅助，为前锋创造射门机会。我拍戏，就是喜欢拍人的状态”。

他尤其欣赏并善于使用香港舞台剧演员——从《踏血寻梅》的白只，到《正义回廊》的杨伟伦和麦沛东，他一次次证明了这些功底深厚的演员在银幕上的巨大能量。“这些科班出身的演员功底都很好啊，所以我只需要把他们从舞台剧的频率调到电影的频率。”

这种对演员的尊重，在他与梁朝伟、刘青云这样的殿堂级演员合作时，更转化为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。他发现，这两位金像奖影帝有不少共同点：“他们都很内敛，喜欢去慢慢琢磨角色身上很微小的东西。但是当你以为他们会因为咖位或者